

奧巴馬在父親節的演講



今天這個日子提醒我們，在我們締造生活所依賴的基石中，最為重要的是家庭。我們必須認識並且肯定每一位父親在基石中起到的關鍵作用。父親既循循善誘，又訓練指導，既指明方向，又言傳身教。父親是成功的榜樣，又是不斷推動我們走向成功的人。

但如果我們開誠佈公，就會承認還有太多的父親不在其位——在太多孩子的生活里，在太多的家庭里，父親的這一角色是缺失的。他們置責任於不顧，表現得像小男孩，而不是男子漢。我們許許多多的家庭的基礎也因此變得薄弱。

在講這些話時，我心里明白，我不是一個完美的父親——我知道我犯過錯，而且未來還會犯錯；我希望能有比現在更多的時間待在家里，陪伴妻子兒女，可是無法做到。所有這些我都明白，卻仍然要這樣講。是因為縱然我們不完美，縱然我們面臨重重困難，卻依然有一些經驗教訓，是我們身為人父必須努力經歷、努力總結的——不管我們是黑人或白人，富人或窮人，來自貧窮的南區或來自富裕的郊區。

第一個經驗是，我們必須給子女做出一個絕佳的榜樣——因為我們如果對他們抱有厚望，我們自己也應該志存高遠。你有工作是件好事，有個大學文憑好上加好。如果你結婚成家，兒女繞膝，那再好不過，但不要整個周末在家里看 ESPN 體育台的“體育中心”。許多孩子就是在這樣的影響下傍着電視機長大的。作為父親，作為家長，我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，幫助他們完成學業，時不時地把手中的遊戲機或電視遙控器換成一本書。這就是我們打好家庭基石的方法。

我們明白教育是創造孩子未來的關鍵。

我們明白為了獲得好的工作，他們跟世界各地的孩子競爭。我們明白為此所需的辛勞、學習和應達到的教育水平。要想真正參與競爭，他們需要高中畢業，然後大學畢業，也許還得拿一張研究生文憑。讓我們握住他們的手，叫他們把屁股挪到圖書館的座椅上吧！

要把這種追求卓越的理念灌輸到孩子的頭腦，就得靠作為父親和家長的我們。我們有責任告訴我們的女兒，別讓你的自身價值被電視上的形象影響，因為我期望你的夢想無極限，期望你去追求這些夢想。我們有責任告訴我們的兒子，雖然收音機里的歌曲美化了暴

力，但在我的家里，我們歌頌成就、自尊和辛勞的勞動。我們有責任提出這些厚望，那就意味着，我們自己也必須達到這些期望，我們在生活中也要做一個卓越的榜樣。

第二個經驗是，作為父親，我們應該傳遞給孩子感同身受的價值觀。不是同情，而是感同身受——能設身處地地為他人着想，能從別人的角度看世界。有時候我們是那麼容易地執着於“我們”二字，忘了我們相互之間應該承擔的義務。我們的社會有一種文化觀念，認為牢記這些義務是一種軟弱的表現——我們不應該顯得軟弱，因此我們不應該對人表示

關愛。

但是，我們年輕的孩子們——孩子或女孩子——會觀察到這一點。他們會看到你對妻子置之不理拳打腳踢，他們會觀察到你的自私，所以在學校或在街上看到同樣舉止行為是不足為奇的。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身作則，把感同身受和與人為善也傳遞給我們的孩子。我們需要給孩子做出榜樣，告訴他們強者不是把別人擊倒，而是把別人扶起來。這就是我們作為父親應該負起的責任。

我們應該採取這些作法，為我們的孩子打下堅實的基礎。但我們也應該明白，即使我們做到了，即使我們作為父親和家長盡到了應盡的義務，即使我們的政府也履行了職責，我們在生活中仍然會碰到許多艱難的挑戰。我們仍然會有掙扎與痛苦的日子，風雨仍然會襲來。

因此，我們作為父親應該總結最後一個經驗，也就是我們可以送給孩子最為貴重的禮物，就是希望。

我們的希望不是空談的希望，不是那種盲目的樂觀主義，或者是對所面臨問題的有意忽視。我講的希望是那種長存於內心的精神——即使所有的迹象都不樂觀，這精神也讓我們堅信有更好的未來在等待我們，只要願意為之努力，為之奮鬥。只要我們有這個信念。

我們嘗試，我們希望，我們盡力把我們的房子建在最堅實的基石上。當風吹時，當雨打時，當風雨侵襲我們的房子時，我們堅信上帝會引導我們、注視我們、保護我們，引領着他的孩子們穿過最黑暗的暴風驟雨，走向光明的美好未來。這就是今天父親節這個日子我為大家所做的祈禱，也是我對國家未來所抱的希望。

中國文明何以變得如此粗糙？

作者：韓松

沉船事件，一大觀感，就是粗糙。船撈起來後，看到船艙內的佈置，各種管線，設施，床和桌，還有整個型制結構，心想江上的旅遊船怎會如此粗糙。真是粗糙廉價的旅行，吃的最好一餐，三個菜，炖炸魚，豆角和雞蛋西紅柿。整個行程十三天，三等艙一千二百多元，一等艙兩千四百多元，超低價。有個乘客的火車票後來也展示出來，旅行結束上岸後，次日即乘火車返上海，二十七個小時竟然是最便宜的硬座。而這些旅客絕大多數是老人。辛苦了一輩子，最後的生命之旅是那麼粗糙。不僅命，中國的大好河山，世界第一等的風光，怎麼會變得如此低廉不堪呢。

中國文明何以變得如此粗糙 這些遊客所來之地，並非貧困的西部，而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：上海、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山東、福建、天津。但是，其粗糙還是掩飾不住。更粗糙的是，半個月後，忽然宣佈，救起的人不是十四人而是十二人。失蹤多少人，死了多少人，沉到水下，找不到，沒問題，但救起的人，說是點數點錯了，重複計算了，匪夷所思。難道救起的人，就像撈出鵝卵石一樣，不登記姓名的嗎？好像什麼都可以隨便應付，除了對領導的歌頌。

粗糙的現象比比皆是。比如隨地吐痰。我不知道日本、德國當年躋身第二大經濟體時，也是隨地吐痰嗎。總之中國是。北京很大的中央機關，院內也大張旗鼓嘩嘩地吐。北方城市的小飯館，也不認真裝飾一下。很多食物做得很糟，地溝油，卻賣得很好。還有垃圾亂扔。還有闖紅燈的，有時很危險，但闖者似乎毫不在乎自己的性命。另外在公共場合，感冒了，打噴嚏，中國人是不戴口罩的。廁所里，拉了大便，不沖。尿也撒在便池外。到處都寫着“文明請上前一步”。很多人不修邊幅，穿着很醜，尤其男人。

另外是粗糙的建築，千城一面，不少其醜無比，質量差，不多年就要扒倒重建。像北京西客站那樣的迷宮般龐然大物，建得是欠考慮的。出租車司機對客人說，為了節省你的時間，就不把你送站門口了，提前下車更快。還有城市雕塑也是。隨便克隆西方著名設計師的，又很拙劣。

當然一些很高級的裝備，也是粗糙的，比如飛機發動機和汽車發動機。還有某些引以為豪的中國製造。我使用某國產牌子手機，但它及它的售後服務給我的感受是廉價而粗糙。聽說這家公司又開始生產自行車了，不知怎樣。整個工業設計業缺乏工匠的機心。航班也是。這麼大的市場經濟國家，誤點率這麼高。不都是天氣原因。但人們早習以為常了。醫院的檔案管理，你去拿病歷，說好十個工作日後，有的就是拿不到。同時，很多可以隨便改

的。如果你有熟人，就能做什麼都不排隊。翻譯西方的作品，不少也馬馬虎虎。有的名作，看了原文和譯文，很失望。漏錯譯很多，更無原作的氣韻。譯方還振振有詞，說現在不是傳雷精雕細鑿的時代了，一天譯一萬字，很正常。我只能責怪自己落伍於時代。還有科普雜誌，有好幾種，大都是西方的克隆版，極個別中國人自己弄的，翻開一看，就不想再買下一本了。

利瑪竇四百年前曾感嘆中國文章的精緻，說它只用三言兩語，或更確切地說只用個把音節，就能表達出西方人用長篇累牘也闡釋不清的東西。但現在不是了。文章像裹腳布，而且流行用大白話、土話、俚語，屌絲氣，還以為豪，稱作“接地氣”。漢語的典雅精緻，貴族氣質，幾乎沒有了。還有就是抄襲，隨隨便便就抄襲，而且理直氣壯，光天化日。

所以，中國經濟崛起了，但國格沒有上來，品味沒有上來。這在世界大國崛起的歷史上，是常見的嗎？中國曾經的精美，那詩經一樣，那陶瓷一樣，把所有極致都抵達了的，到哪里去了？為什麼這樣？我苦思不得其解。

陳楸帆有一篇《鼠年》，寫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，就去參加滅鼠大軍。未來轉基因的老鼠氾濫。這些學生兵可以隨便死。自己不小心死掉，或被殺死。鼠群中誕生了宗教信仰，但人沒有。粗糙地來，粗糙地去。小說喻示了全球化技術時代，文明及文化的斷裂。斷裂後很難恢復。另外，國家看上去強大了，但每個人都活得很難，很艱辛，只能是粗糙將就。

王晉康的《天父地母》，講中國人後裔為了在外星球生存，在教育方面，只學習物理、軍事等科學，而消滅了哲學、美學。這是很要命。中國的現代化開始了一百多年。洋務運動，傳教士，把電話電報電燈，還有蒸汽機等引入。直到今天，物質上跨越了，但沒有培育好精神。精神萎靡的表現就是形式感的喪失，不再追求美學趣味，後面是不再有情懷。另外，“不道德”的經濟學也要負責任。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但這個經濟，一些官員那里，是五年為期的，是任期經濟學。不需要審美，也不需要創造。同時可以不惜手段，製作出一個“拆遷世界”，粗糙，粗俗，粗鄙，粗暴，有時連虛偽都不講。權力的崇拜則讓生命變得渺小而無謂，像塵土一樣，最後連名字都沒有。

我在《高鐵》中，還提到時間的壓縮，列車員為了趕超，為了幾十年走過人家幾百年走過的路，為了一夜間吹起一個宇宙，要省略很多東西。但有的是不能壓縮和省略的。過分壓縮省略的宇宙中缺乏夢想，人不願去考慮遠大的未來，也會喪失目標。所以科幻在中國發達不起來，人們見不得未來夢想的細節。

馬雲和他的創業史一再被提起。1999年2月，馬雲經歷了中國黃頁的挫折，又捨棄了外經貿部的資源，重新出發。在自己湖畔花園的新家，他召集了十八個小夥伴，一起開動員會。

那時候，馬雲也沒想到，十五年後他的公司會成為全球市值第二的公司，但他已經感覺到了互聯網會改變世界。演講的最後，在照例該說“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”的時候，馬雲卻對創業夥伴說：“啓動資金必須是 Pocket money(閒錢)，不許向家人朋友借錢，因為失敗可能性極大。我們必須準備好接受‘最倒霉的事情’……”

夢想還是要有的，但在創業初，馬雲不僅設想過“萬一實現了呢”，還設想過“萬一實現不了呢”？

在我讀大學的時候，有一個叫劉立早的大學生，引起了全國的討論和關注。他是浙江大學化工系的高材生，當年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，被保送到清華讀博士。然而在清華一個月後，他毅然決定退學，重新參加高考。三個月後，他成為了清華建築系的本科生。

對於那些不喜歡自己專業的學生來說，這個故事太勵志了。但追隨自己興趣的代價，是不是太大？

在央視的訪談節目中，除了講述如何發現自己對建築的興趣，還解釋了為什麼他選擇重新參加高考。他說：“我已經在浙大選修了雙學位，雙學位在很多地方相當於碩士學位。如果考不上，我準備去找工作。而且，就算考不上清華建築系，還有其他學校的建築系可以讀。”原來，劉立早也設想過“夢想萬一實現不了呢”。

現在，我們都在強調積極樂觀，彷彿我們的成功和快樂都仰仗於此。樂觀當然有很多好處，對於適應生活，樂觀和悲觀的區別在於，“樂觀的人發明瞭飛機，而悲觀的人發明瞭降落傘”。樂觀思維能讓人開拓進取，看到更多可能性，也願意冒更大風險，做更多嘗試。而悲觀思維是一種防禦型思維，它總是聚焦於可能問題，提出做出各種預判。一般來說，樂觀的人更快樂，而悲觀的人會更焦慮。

但事情又不止於此。有時候，當人們過于強調樂觀，其實是想掩飾對

失敗的恐懼。失敗總會讓人焦慮。為了應付這種焦慮，人們在心理上發展出了一些奇特的心理防禦策略。一種防禦策略是，我們先假設自己會失敗，以便當失敗真的來臨時，我們不會讓自己那麼失望。雖然我們隱隱也覺得這個失敗未必會來。我們都有過這樣的同學，考完試走出教室門的第一句話，就說我考砸了，但最後成績出來卻比誰都好。這種策略叫防禦性悲觀。另一種防禦策略是，我們不願意提及，甚至不願意想可能的失敗。因為失敗太過重大，我們自覺把失敗從思維中屏蔽掉了，彷彿只有盯着可能的成功，才會讓我們好受一些。它看起來也像積極樂觀，但這種盲目的樂觀下，涌動着的，正是對失敗的焦慮和恐懼。

也許真正的失敗，與強調成功或者失敗無關，只是人們有勇氣，讓事情按它的本來面目自然地展開，然後努力看清它。不因自己對成功的渴望美化它，或者因失敗的恐懼逃避它。有時候，“居安”才能“思危”。只有當我們不那麼害怕失敗，我們才願意更清楚地思考失敗的可能性，才能做點什麼來避免這種失敗。這時候，失敗不再是讓人焦慮的對個人好壞的評價，而是事情發展的一種可能性，一個需要也能夠解決的問題，一種我們需要思考和敬畏的規律。

真正的積極，是能夠容納失敗的可能的，畢竟它就是現實的一部分。正因為有實現不了的可能，踐行夢想的才顯彌足珍貴。

十五年前，馬雲在說完“失敗的可能性極大”之後，他還說了一句話：“但是，即使是泰森把我打倒，只要我不死，我就會跳起來繼續戰鬥！”

在失敗的可能中，仍堅持和踐行自己的夢想，並讓它指引着我們行事，不停嘗試，永不放棄，這是夢想真正的含義，也是積極樂觀的真正含義。

夢想還是要有的，
可萬一實現不了呢

作者：陳海賢

